

# 大涼山恩仇(一)

## 大涼山風雲錄外一章

### ● 趙開禮

記載傳奇人物鄧秀廷事蹟的大涼山風雲錄在  
中外雜誌刊出後，海內外讀者希望進一步看到鄧  
去世後的靖邊司令部與大小涼山川康滇邊區情況  
。現將這部份史料反復核對，整理成篇，以饗讀  
者。

### 將星隕落風雲變色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下午六時許，四川冕  
寧甘相營突然槍聲大作，響徹雲霄，人們頓時怔  
住。

城隍廟，鄧氏晚輩和靖部官員們正排隊魚貫  
而入，虔誠禱告，寧願自己減壽為鄧秀廷中將增  
壽。槍聲響，一副官走來擺手，人們意識到此舉  
已無濟於事，悲慟欲絕。

九皇宮，水陸道場上旗幡招展，鐘鼓齊鳴，  
為鄧誦經祈壽。槍聲響，眾皆愕然。旋即會意，  
受到鄧秀廷保護生命財產的彝漢人民感恩懷德哀  
慟如喪考妣，潸然淚下。

槍聲經久不息，噩耗像晴天霹靂，震得人們  
暈頭轉向，流眼抹淚，茶飯無心，不知如何是好  
，紛紛奔向鄧秀廷公館探詢司令官為何「走」得

這樣快？

原來在四川冕寧甘相營西行不遠，孫水河北  
岸有一溫泉，水溫適度，可供沐浴。光緒初年曾  
有直隸永平府人吳映乾在此供職，建溫泉浴室，  
供人沐浴。年去歲來，屢修屢廢。至民國二十三  
年初，鄧秀廷見房屋歪斜，又派工匠重新修葺，  
恢復舊觀，並派人看守，酌給生活費用。這天，  
鄧從瀘沽（佔全中國鐵礦煤礦最大產量的市鎮）  
歸來，劉覽一通，頗覺適意，欣然入室，脫衣沐  
浴，很感舒服。室內水溫較高，蒸氣四溢，出了  
一身大汗，頓覺輕爽，浴後披衣，不期著涼。回  
至甘相營家中，覺四肢痠軟，後漸發燒。鄧素來  
不信西醫，只服中藥，家裡設有藥房，名貴中藥  
常備不缺，並有專職中醫，隨喊隨到。

鄧病本屬偶感風寒，屬表癥。先由鍾姓醫生  
施治，外寒已解，但內寒未盡，宜繼續清除內寒  
，問題也就解決了。鍾爲了討好，在內寒未淨之  
時，認爲年老體虛，過早地用鹿茸補體，於是病  
情轉劇，高燒不退，宋姓醫生聞訊趕至，鄧已病  
入膏肓，殆至七月十九日下午，闔然長逝。鄧夫  
人呂仙泣不成聲，家人衝進內室，嚎啕慟哭。室

外官兵知事不妙，不知誰說了一句：「快鳴槍驅  
散魔鬼，把司令官追回來！」向空射了三槍，衆  
人附和，於是槍聲大作。

噩耗傳至雅安，西康省主席、廿四軍軍長劉  
文輝發出唁電，除表示哀悼外，還說今後府上家  
事及舊屬部隊，文輝負責切實保障。七月二十二  
日，西昌《寧遠報》載：

陸軍第廿四軍中將靖邊司令兼屯委會邊務處  
副處長鄧秀廷氏，歷年稟承政府意旨，辦理邊務  
，備極辛勞，數月前竟因勞成疾，迭聘名醫診治  
，殊無效果，本月中旬以來，病勢轉劇。屯會李  
副主委對此極爲關懷，除曾親臨甘相營鄧氏私邸  
慰問外，並先後派員前往慰問。十九日特聘本市  
名醫前往診治，殊至瀘沽，鄧氏已於午後六時病  
逝，享年五十六歲。噩耗傳來，此間各界無不同  
聲哀悼。屯會除派賴委員執中前往吊唁，急電飭  
冕寧縣長張植初兼程前往甘相營會同賴委員爲鄧  
氏成立治喪處，並宣傳鄧氏舊屬部隊，繼承鄧氏  
遺志，效忠黨國，敬恭桑梓云。

又訊：鄧司令秀廷病逝甘相營私邸時，隨侍  
在側者有鄧氏長公子德亮、女公子德芳等親屬及

靖邊部鄧德松、羅木呷、羅鐵哈團長等。鄧氏彌留時猶念念不忘目前抗戰及寧屬夷務，特遺囑其家屬及部屬，服從政府，效忠國家，開發邊疆，奠定寧屬（大小涼山）永治基礎。其部屬極爲感奮，均表示繼承鄧氏事業，繼續努力。西昌行轅特派張宏基（行轅主任張篤倫之子，後爲鄧秀廷女婿），廿四軍行營派參謀長侯希吾，屯會邊務處派韓瀾共同協助辦理喪葬事宜，擇吉於一九四五年冬月十三日安葬。至期寧屬各軍政機關團體均派員前往祭奠。凡軍政官員、士紳、親戚每人發白布孝帕一條，盛筵款待；另在大壩搭建臨時方形布蓬十間，一次可容六十棹，供漢彝民衆輪流就餐，耗費之大，時人嘆爲觀止。

開奠之日，祭禮特別隆重，一切按規程辦事，處處講究。先是舉行請鼎儀式；孝子到廚房跪請廚官授祭品，廚官每授一祭品口贈數言，孝子接過經音樂廳、講書案、讀禮台、歌詩台，鼓樂隨孝子行動起伏，抑揚頓挫，有張有弛，莊嚴肅穆，如是九次，祭禮上齊，始宣讀祭文，機關團體，多宣揚功德武威，鄧氏家族則按輩系追念昔日教誨之恩，淒清哀婉，通宵達旦。禮儀繁瑣，從略不贅。安葬之日，全城披麻戴孝，旗幟蔽日，抬棺遊城半日乃葬。國家元首蔣介石及黨政軍要員如張群、黃炎培、莫德惠、鄧錫侯，劉文輝、張篤倫、李萬華等均送有輓聯或墓碑題詞，由書法家恭錄刻石嵌鑲，莊嚴隆重，衆人瞻仰不絕。

政界名流黃炎培題臺額：大漢長城。  
國家元首蔣介石賜聯：

鞏固若長城方欣澤被平瀘布德揚威澤；  
飄零悲大樹緬懷功隆輔弼衆生慰命功。  
劉文輝輓聯：  
平花倚千城威服百蠻齊約首；  
鼓鼙思將士風流六詔失奇才。

### 劉文輝走訪張篤倫

鄧秀廷去世，靖邊司令一職誰來繼承，人們在悲劇哀悼同時，紛紛暗自猜測。時有三股勢力在暗中較量：鄧呂仙認爲，若干朝代，誰將寧屬夷患治好過？誰不知道鄧秀廷日夜操勞，出生入死，才將寧屬大小涼山夷患擱平，老子去世，自然該由親生兒子鄧德亮頂替，理所當然！

副司令孫子汶暗自分析，這些年來，鄧廷司令，我任副司令，很多事情都是我辦理，衆所週知，我是彝族，寬厚待人，且就目前鄧家而言，屈指計算，鄧德權已死，鄧德松欺壓百姓，鄧德亮年幼無知，難當大任，這個司令捨我其誰？

鄧德松、鄧宇俊父子看法，這個天下雖是叔父打下的，其中也有我們一份汗馬功勞，長輩擗下的江山，侄輩繼承也合情合理，現鄧德亮還小，又沒作爲，除了我父子能頂替外，誰敢坐這把交椅！鄧呂仙母子沒有把鄧德松這股勢力看在眼里，認爲對手還是孫子汶。鄧秀廷病時，孫住西昌，聞噩耗即赴甘相營。鄧呂仙暗中布置觀察，如孫子汶來時流眼抹淚，說明沒有變心，還向著我鄧家，否則就是變心了，要加倍提防。殊孫子汶到來，只表示哀悼，沒流眼淚。鄧呂仙看在眼裡，果不出所料。

鄧秀廷逝世消息很快傳遍川康滇各地，原被鄧部征剿過的夷支聞鄧去世，認爲復仇的機會已到，紛紛出巢騷擾，越西、冕寧、西昌、會理等縣大小涼山人心惶惶，商旅裹足，軍民不安。

寧屬大小涼山爲西康省戰略要地，如後院失火，省政府將不得安寧。司令一職究竟誰繼任好，情況複雜，劉文輝對外宣稱決定再次南巡西昌。主旨在安撫拉攏鄧秀廷所屬同時會晤他的舊屬張篤倫，張篤倫早年曾受劉文輝保薦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兼任劉文輝的駐京代表，後任蔣委員長西昌行轅主任，和劉文輝平起平坐，張篤倫雖然口口聲聲當衆稱呼劉主席老長官，實際上在西昌任上，伸展中央勢力，已威脅到劉文輝的權位，劉文輝希望和張篤倫和平相處，互相利用，向蔣介石爭取更多的權益。八月十三日西昌《新康報》載：「劉主席即將南巡」消息。爲爭取時間，搶在劉文輝南巡之前做好一切，經鄧呂仙謀劃，派鄧德亮赴省活動。八月廿七日，由屯委會委員賴執中、廿四軍駐靖邊司令部參謀長謝毅東、靖邊部營長呂世經、鄧德亮一行，從甘相營出發，於九月五日到達康定，晉謁劉文輝。

在鄧等未至康定前，劉文輝反復權衡：鄧秀廷雖去世，實力及餘威尚在，且部屬甚多，此職委任他人，恐軍民不服。此時已風聞張篤倫、鄧秀廷兩家有聯姻之說，如何處理好與行轅關係，應注意協調。鄧德亮年幼不諳事體，難當此任；孫子汶老謀深算，本可勝任，難免鄧家掣肘；鄧德松父子有勇無謀，且德行淺薄，難符衆望，深感左右爲難，多次商之於謀士，反復琢磨，最後

採取一個方方照應的權宜辦法。西昌《新康報》九月十九日公布：鄧德亮被派繼任廿四軍靖邊司令，孫仿仍任副司令職。

（本報康定十七日電）陸軍第廿四軍靖邊司令鄧秀廷氏逝世消息傳至康定，劉主席及省府全體職員均甚悲哀。頃悉劉主席以鄧司令遺職未便久懸，特內定鄧德亮繼任靖邊司令，孫仿為副司令，呂世經為參謀主任，並念在鄧德亮司令守制期間，靖邊部事宜全權由孫仿代行處理。一俟制期滿後，鄧德亮司令再舉行就職典禮。

此舉留有很大迴旋餘地，表面上事情是攔平了，但又沒有完全解決。鄧德亮名義上當了司令，要等制期滿後才能就職；孫子汶雖未任命為司令，又實權在握，雙方都不便聲張，各方人士稱贊處理巧妙。鄧德松調升軍部少將參軍，鄧宇俊調任軍部二營營長。明升暗降，實為分離了鄧家力量。劉文輝還不甘心，一切準備就緒，以「解決彝務，督飭禁政，考核行政」為由，十一月十七日從雅安出發，途經榮經、富林、冕寧，於廿五日上午至瀘沽校閱一三六師駐瀘部隊及靖邊部官方，晚間在鄧公館設靈堂祭弔鄧秀廷，然後安慰官兵，慰問家屬。廿七日由瀘沽至西昌，萬人空巷，前往迎接。從十二月一日起，轉入政事活動，所至皆宣傳「三化政策」，大講禁政，安排人事，協調各方關係。並和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會談，拉攏彝漢各族人等。（劉張恩怨另文詳敘茲從略）。

## 進兵布拖速戰速決

先是居住在普格縣境菜子山一帶彝支過去曾將小興場搶毀一空並有騷擾黃聯關之事。早在一九四三年冬，西昌近郊新村特宅（蔣介石官邸）崗寨、馬道子一布接連發生彝人搶劫事件。經西昌行轅調查認定乃布拖、菜子山、恥不立巫一帶彝人所為。立即召開「西昌近郊治安會議」，主任張篤倫在會上說，布拖彝人不但搶劫西昌近郊，甚至膽大包天擾及新村蔣委員長官邸，實屬罪大惡極，必須痛剿，以儆效尤。靖邊部鄧秀廷表示擁護，劉文輝直屬的屯委會和劉文輝嫡系部隊一三六師主張先打普雄，各持理由，互不讓步。最後張篤倫調和雙方意見，決定布拖、普雄都應加以剿辦，但還是要先打布拖。

會後，行轅以「不服政令，普種鴉片，素行搶劫，擾亂後防」為由擬出「剿辦布拖、普雄夷匪以安後防計劃」上報中央，獲蔣介石委員長批准，即於一九四四年夏在瀘沽召開高級軍事會議，指定以鄧秀廷為總指揮。會後不久，鄧秀廷去世，彝人乘機紛紛出擾。

劉文輝南巡至西昌，主持召開「寧屬行政工作檢討會」。會上許多縣局士紳痛哭流涕，大訴布拖、普雄彝人搶劫之苦，行政檢討會變成控訴會，張篤倫極力支持剿辦布拖、普雄。

劉文輝治理彝務的原則「三化政策」中頭一條是「德化」，六大口號的第一條是「不輕用武力」。剿辦違背「德化」且「輕用武力」了。加之，鄧秀廷死後，不能在寧屬引起動亂，導致後院起火。但剿辦布拖、普雄消息，行轅早已公諸于世，此次行政工作檢討會上呼聲又甚高，感到

難辦。為慎重從事，除內部反復研討外，還商之於時在西昌軍政界活躍的孫子汶、嶺光電、王濟民、李仕安、冷邦正等彝族知名人士，徵求他們的意見。這些人都想利用漢人的力量懲辦一下那些不聽招呼的彝支，並在軍事行動中樹立自己的威望，都表示贊成。但又考慮到，如真的要進剿布拖，則涉及到土司安樹德的問題。此人不僅是大涼山四大土司中名氣最大的掌印土司，族大勢重，牽連寬廣，還是劉文輝屯壘訓練班培訓的學生、屯委會開闢涼山依賴的對向，為迎接劉主席，目前就住在西昌，總不能翻臉不認人，致誤大事。但行轅一口咬定要先打布拖，不應付一下不行。經反復研究，小興場、恥不立巫一帶，近年確有買賣奴隸的人市，且水恥支彝人一九四三年為禁煙事打死蔣區長還沒問罪，可以先對那兒的彝支撻伐一下，做個過場，既敷衍了行轅，又順乎民情。於是決定「明打布拖，實剿菜子山」立即投入準備。採取以檢閱靖邊部為名，將進剿主力的彝漢部隊調到西昌集中。劉文輝為檢驗孫子汶的號召指揮能力，臨時指定改由孫子汶全權負責，其戰鬥序列是：

第一支隊：支隊長鄧德松團長（已調任廿四軍軍部少將參軍，尚未交接）。

第二支隊：支隊長潘學源營長（已升任團長，尚未接事）。

第三支隊：支隊長鄧德亮司令（本在守制期間不參與部隊事務，本人要求學學看看）。

第四支隊：支隊長鄧海泉（原孫子汶的中校團附）。

第五支隊：支隊長羅大英（彝務團長）。

第六支隊：支隊長王濟民（寧西特區區長）。

副支隊長李仕安（原寧西特區區長）。

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進剿部隊到西昌西較場集中，大部份披黑氈，黑壓壓一大片，你來我



肅清土匪保衛川康滇大小涼山漢夷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的陸軍中將鄧秀廷將軍。

往，散亂無拘。劉文輝十分得意，使盡全身氣力高聲講話。他說，我們本不輕用武力，打是不得已的，最終要實現三化政策，作戰要嚴守禁令，嚴禁殺俘、燒房、搶掠。講話後，孫子汶命令出發。第一、二支隊為左翼；第六支隊為右翼；第

四、五支隊在中央；第三支隊為預備隊，隨指揮部駐大興場待命行動，同時向目的地進發。

一月十二日晨，擔任右翼的第六支隊進至曾經投靠了屯委會的告拉支地面，大軍壓境，猝不及防，不得不再次表示投誠。其它一、二、四、五支隊，同時向小興場至菜子山之間彝區進攻，乘其無備，猛攻猛打，速戰速決。據屯委會官方報告：「總計此次戰鬥自一月十一日起至二十三日止，靖部共消耗步槍彈二八〇七〇發，機槍彈一〇八〇發，迫砲彈一三發，奪得夷匪槍枝二四枝，擊斃夷匪三八名，傷一三名，俘一二七名，救出漢奴七二名，投誠夷支三七支，我軍陣亡九名，重傷七名，失蹤二名。」至于燒毀村莊十多座，趁火打劫搶走糧食、牲口則支字未提。

彝人投誠後，除負擔軍食、修築道路、維護交通、編聯保甲、上糧納稅、修建區署、開辦學校等例行條款外，還規定繳槍、繳投誠費、繳漢奴數目，官員從中大撈油水。王濟民、李仕安、羅大英承認此舉得了不少財喜。

一月廿三日，凱旋班師，西昌各界舉行慶功大會。「剿辦布拖」至此宣告勝利結束。

劉文輝看出孫子汶沉著幹練，內心歡喜，看來彝人不堪一擊，推而論之，如以廿四軍為主力，靖部配合，不僅可以對付普雄，完全可以控制大涼山。在一片「軍長果敢善斷」的頌揚聲中，志驕意滿。南巡計劃完成，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西昌各界歡送，乘車離昌。一場以一三六師為主力進剿普雄的計劃，此時已在劉的胸中大體形成。（未完待續）